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二辑·第九卷)

[宋]张 载
(1020年~1077年)

“关学”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二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80135 - 738 - 8

. 中... . 北... . 教育名著 - 作品综合集 - 中
国文学 . 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7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二辑
[宋]张载“关学”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1/32 印张: 195 字数: 5066 千字

ISBN 7 - 80135 - 738 - 8

全二十册定价: 526.00 元(册均26.30元)

(ADD: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
P. C. : 100024 Tel: 010 - 65477339 010 - 65740218(带 Fax)
E - mail: webmaster@BTE - book. com Http: //www. BTE - book. 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 年 4 月

目
录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二辑·第九卷

[宋]张载“关学”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上 篇

张载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

生平和关学思想的形成	(1)
关学学风与张载的哲学思想	(6)
(一) 关学的学风与张载哲学形成的社会根源	(6)
(二) 张载“气”与“两”的思想	(11)
(三) 关洛学术异同的争辩和张载的二元论	(16)
张载的教育思想	(24)
(一) 论人性与教育作用	(24)
(二) 论教育目的和任务	(26)
(三) 论知识的来源和分类	(29)
(四) 论教学内容和教材	(34)
(五) 论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37)
(六) 论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47)

下 篇

张载教育文论选读

张载教育语录分类解读	(55)
(一) 关于宇宙观	(60)
(二) 关于人性论	(73)
(三) 关于认识论	(80)
(四) 关于教育目的与作用	(86)
(五) 关于教学方法	(91)
(六) 关于学习方法	(98)
《经学理窟》解读	(108)
诗 书	(121)
宗 法	(124)
礼 乐	(126)
气 质	(130)
义 理	(135)
学大原上	(142)
学大原下	(145)
自 道	(150)
祭 祀	(153)
月令统	(157)
丧 纪	(158)
《张子正蒙》选读	(163)
太和篇第一	(163)

参两篇第二	(166)
天道篇第三	(169)
神化篇第四	(171)
动物篇第五	(173)
诚明篇第六	(175)
大心篇第七	(178)
中正篇第八	(180)
至当篇第九	(185)
作者篇第十	(189)
三十篇第十一	(193)
有德篇第十二	(196)
有司篇第十三	(199)
大易篇第十四	(200)
乐器篇第十五	(205)
王蓝篇第十六	(209)
乾称篇第十七	(212)
《张子语录》选读	(216)
语录上	(216)
语录中	(224)
语录下	(242)

上 篇

张载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



生平和关学思想的形成

张载是理学思想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又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学说对理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和宋代教育理论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张载(公元1020年—1077年)，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世为仕宦之家。祖父张复，仕真宗朝，为给事中、集贤院学士，后赠司空。父亲张迪，仕仁宗朝，官至殿中丞，知涪州事，赠尚书都官郎中，卒于涪州任上，因当时诸子皆幼，不能返归故里，遂全家侨居陕西凤翔郿县横渠镇南大振谷口。张载自幼生活在这里，又长期在此讲学授徒，故世称横渠先生。

横渠镇地处关中地区，直接面对西夏虎视中原的形势，素有“风土厚”、“气节著”的传统风尚和文化素养，尤其是华阴申颜、侯可二人，“以气节自喜”，“笃志为学，祁寒酷暑，未尝废辍”，他们提倡“博物强记，于礼之制度，乐之形声，诗之比兴，易之象数，天文地理，阴阳气运，医算之学，无不所究”，并以讲学授徒为己任，“主华学之教者，几二十年”，“自陕而西，多宗其学”。虽然张载与申、侯无直接师承关系，但此种学风对张载的成长有重要影响。所以，黄宗羲说：“关中之申侯二子，实开横渠之先。”

张载幼年入学读书，志气不群，深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夺”，倍受父亲的赏识、器重。少年丧父后，能自立为生，兴趣极广，无所不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宋元学案》卷六。

《宋元学案》卷首。

学。人焦寅，喜谈兵事，张载很悦其说，两人交往甚密，共同议论用兵之道。当时，北宋西北部常遭西夏骚扰。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朝廷派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主持西北地区军务，抵御、防范西夏的进犯。二十一岁的张载，准备联络一些人攻取被西夏占领的洮西之地，以实现其报效朝廷的宏愿，遂上书范仲淹。范仲淹认为此人可成大器，开导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勉他研读《中庸》。张载读完《中庸》，虽有所得，犹未以为足，于是又访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自认为无甚收获，便又转向儒家经典，研读六经。张载对《易》十分重视，钻研极深，所得颇多，三十五六岁，到京师设坛讲《易》，听者甚众。张载以其出众的才学，在关中已颇负盛名。文彦博任长安通判时，“闻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学宫，异其礼际，士子矜式焉”。以优厚的礼遇，请他任长安学宫教授，深得士子敬重，纷纷效法。

据说张载在京师讲《易》时，适值程颢、程颐至京师。张载与二程有亲戚关系，二程的父亲程昞是张载的表兄，二程称张载为表叔，他们之间关系甚密，来往颇多。此次在京师相会，“共语道学之要”，重点探讨《易》。据《宋史·张载传》载：“尝坐虎皮讲《易》京师，从听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座辍讲。与二程语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此说出自原为张载弟子后投奔二程的吕大临之手，显然是有意夸大了二程对张载的影响。事实上，张载与二程确曾一起语道论学，但断定张载曾师事二程却有违事实，这一点二程也曾明确否认。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说张载见二程之后“尽弃其学而学焉。”程颐曾驳斥说：“表叔平生议论，谓与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

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后来吕大临将此语改为“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二程对张载是很敬重的，特别称赞他学而不杂，重视礼教。程颢说：“某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世之信道笃而不惑异端者，洛之尧夫，秦之子厚而已”，“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程颐也说：“子厚之为人，谨且严，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则宽宏舒泰有不及也。”比较而言，程颢比程颐对张载的评价更高些。张载对二程思想有重要影响，二程从张载那里吸取了不少东西，如“理一分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命题。张载与二程又有诸多分歧，集中表现在“理”与“气”关系上，张载是不甚彻底的唯物主义本体论，二程却是极彻底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张载与二程的异同，反映理学初创阶段的发展历程。

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张载三十八岁，登进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参军，迁丹州云岩县令，”在云岩任内，“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十分重视社会教育，“每以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于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尽达于民，每召乡长于庭，谆谆口谕，使往告其里闾。间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问：‘某时命某告某事，闻否？’闻即已，否则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虽愚夫孺子无不预闻知”。可见他是十分重视教育，并能尽职尽责，深入下层，了解实情的。其时京兆尹王乐道曾聘请张载掌郡学，张载“多教人以德”，“从容语学者曰：‘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学者闻法语，亦多有从之者。”表明他办教育的宗旨强调以德育人，

《二程全书》卷三十六，《外书》。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

《河南程氏粹言》卷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反对为应科举、求利禄而学习，并受到不少人的拥护和响应。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张载已满五十岁，御史中丞吕公著举荐张载，称张载“学有本原，四方学者皆宗之”，“可以召对访问。”当时，宋神宗正拟“登用大臣，思有变更”，遂接受吕公著的建议，召张载入廷，问以治道，“皆以渐复三代为对”，“上悦之，曰：‘卿宜日见二府议事，朕且将大用卿’。”张我载以“臣自外官赴召，未测朝廷新政所安”为由，表示“愿徐观旬日，继有所献。”神宗遂命他任崇文院校书，以备咨询。不久，张载会见执政王安石。张载对王安石在学术上曾极称道，但对其推行变法，却持保留态度，他说：“世学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于书(指王安石的《周官新义》)，吾辈治之于己，圣人之言庶可期乎？顾所忧，谋之太迫则心劳而不虚，质之太烦则泥文而滋弊，此仆所以未置怀于学者也。”这正是张载不愿同王安石合作的原因所在。

张载辞官归里，隐居横渠，一面更专心攻读六经，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一面收徒讲学，致力于教育活动。《宋史·张载传》记载张载专心致志、勤苦治学的情形：“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他教授生徒也竭心尽智，发扬“诲人不倦”的精神，感人至深，“答问学者，虽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尝不开其端。其所至必访人才，有可语者，必叮咛以诲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是时，张载家境已相当清贫，仅有薄田数百亩以供生计，“人不堪其忧”，他却“处之益安”，大有颜回身居陋巷，箪食瓢饮，苦学不倦，乐而忘忧的精神，“故虽贫困，不废讲学。”更以微薄之力，资助无钞读书的青年，“门人之无货者，虽粝蔬亦共之”，更体现了他献身教席、热爱学子的精神。

《近思录拾遗》。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秋,张载五十七岁,他收集自己一生言论,选其精华,著成了《正蒙》一书,传给其门人苏昞,并说:“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与前圣合与!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希望弟子能进一步继承发展自己的学说和精神。苏昞遂依《论语》、《孟子》体例,为之编定章次,共为十七篇。这是至今保存完整的张载的一部力作,也是研究张载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

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因吕大防的推荐,张载再次被召入朝,任同知太常礼院,张载致力于依古礼,严郊庙之礼制。因与礼官意见不合,身患重病,再次辞官西归。过洛阳时,又与二程会见,讨论了许多学术问题。(讨论的内容,由门人苏昞记录整理,载于《二程遗书》中,题为《洛阳议论》。)可见,张载重病在身,仍孜孜于学问。但不幸,辞别二程归里,途中病情加剧,死于临潼,终年五十八岁。当时,张载家中已是“囊中索然”,无力收敛,由门人集资置棺,奉其丧还

张载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研究学术、讲学、著述中度过的。他的思想和活动,在关中地区影响很大,从学者甚众,一时门生云集,颇有声势。以他为核心,在北宋时期是与濂(周敦颐)洛(二程)及“新学”(王安石)三家鼎峙的一个重要学派——关学。有人把理学分为濂、洛、关、闽四大学派,关学也是一个重要学派。张载在多年的讲学活动中,培养了一大批有才能的弟子,据《宋元学案》的《横渠学案》、《吕范诸儒学案》和冯从吾的《关学编》,以及张骥《关学宗传》等文献记载,张载的主要门生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三兄弟,以及苏昞、范育、薛昌朝等,受学于张载的还有种师道、游师雄、潘拯、李复、田腴、邵彦明、张舜民等,此外,晁说之,蔡发在关中,也曾“留心横渠之学”。

张载一生著述甚多，重要的有《正蒙》、《易说》、《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解》等，除《正蒙》、《易说》尚完存外，其余多已散失。此外，还有《张子语录》、《文集》、《经学理窟》，有的传误甚多，有的残缺不全。这些著作，大部分是他讲学用过的讲稿，是我们研究张载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依据。张载的著作，历代刊印，版本很多。1978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张载集》，比较完整、信实，可供研究参考。朱嘉编写的《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也保留了不少张载的言论，也可做参考资料。

关学学风与张载的哲学思想

（一）关学的学风与张载哲学形成的社会根源

北宋时期陕西地方的关学，以张载为核心，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如宋元学案所记：

“横渠(张载)倡道于关中，寂寥无有和者。先生(吕大钧)于横渠为同年友，心悦而好之，遂执弟子礼，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吕范诸儒学案)

据我们探索，张载的弟子有吕大钧、吕大忠、吕大临、苏昞、潘拯、邵清、范育、田腴、薛昌朝、刘公彦等人。与张载同辈的关学学者还有李复、游师雄和张舜民，张舜民的弟子有孙昭远。他们多是陕西人。

关学当时与洛学、蜀学相鼎峙，但北宋亡后，关学就渐归衰熄，王夫之曾指出：

“张子敦学于关中，其门人未有殆庶者，而当时巨公耆儒，如富(弼)、文(彦博)、司马(光)诸公，张子皆以素位隐

居而未由相为羽翼, 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与颉颃, 而世之信从者寡。”(张子正蒙注序论)

王夫之的话是相当深刻的。没有象洛学那样依赖于以富文司马为代表的豪族集团, 是关学异于洛学的社会根源, 但关学本身的矛盾也是它不能与洛学对抗的原因。

关学学者的政治主张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但由于史料散佚, 现在不能作详尽深入的分析。一般说来, 关学诸人和洛党蜀党的态度有些不同, 他们大多对王安石新政采取消极的反对态度, 而只有张戡反对得比较坚决。前面曾述及张载不满新法, 但张载仅对王安石说: “若与人为善, 则孰敢不尽? 如教玉人追琢, 则人亦故有不能。”从这里看张载对王安石的新政的不满, 似只是嫌其过激了些。同时, 张舜民、孙昭远、李复等也表示过反对新政。张舜民在熙宁时曾上书抨击新法, 博得旧党分子的喝彩, 但王安石死后, 他撰诗哀悼说:

“去来夫子本无情, 奇字新经(指字说与三经新义)志不成。今日江湖从学者, 人人讳道是门生。”

江水悠悠去不还, 长悲事业典型间, 浮云却是坚牢物, 千古依栖在蒋山。”(画墁集卷四哀王荆公)

这就转而成为明显的同情了。从这里, 可以知道关学学者的政治倾向是摇摆的。

二程曾多次论及所谓“宗子法”, 提倡巩固豪族世家的谱系宗法。张载在经学理窟中也讨论到这一问题, 他首先同意“宗子法”是必要的, 认为由于谱系世族不明, “人家不知来处, 无百年之家, 骨肉无统”, 但他又说:

“宗子之法不立, 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 以至公相, 宗法不立, 既死, 遂族散, 其家不传。宗法若立, 则人人各知来处, 朝廷大有所益。……今骤得富贵者, 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 造宅一区, 及其所有, 既死则众子分裂, 未几荡尽, 则家遂不存。”(宗法)

张载的这项主张和二程不同。张载一方面虽然首先肯定品级性的豪族地主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也允许那些已经“崛起于贫贱之中”的处在上升过程中的庶族地主编入高贵的品级,成为新进的世家,“世守其禄。”

张载的这种见解应与他本人的身世地位合并考察。张载的家族世居大梁,祖复在宋真宗朝任给事中,父迪在仁宗朝任殿中丞、知涪州事,都是小官。张迪卒于西官,故他的家人侨寓凤翔郾县。由家世看来,他们并非当时的显族,但由于和洛阳程氏缔结了姻亲,这一家族正处在上升的过程之中。张载兄弟屡为旧党所举荐,就说明了这一事实。张载在致邵雍二程的诗中说:

“先生高卧洛城中,洛邑簪缨幸所同。顾我七年清渭上,并游无侣又春风。”(张子全书卷一三)

这就显示出他对洛阳豪贵既致景慕、又有所区别的特点。这样的政治态度和社会主张不能不影响他的哲学思想,这就是说,他一方面可能积极地走向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的方面;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摆脱禅学以及二程洛学的影响和束缚。

北宋关学的特色在于注重“学以致用”的精神。张闳曾提到孙昭远“从事经史,大抵以实用为贵,以涉虚为戒”(张南轩先生文集卷六跋孙忠愍帖)。二程与张载问答中也有下列记载:

“子(二程)谓子厚(张载)曰:‘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庶几善学者。’子厚曰:‘如其诚然,则志大不为名,亦知学贵于有用也。’”(二程粹言论学)

关学的学以致用,曾表现在对兵法和井田法的研究。由于与西夏边界接近,兵法更为关学学者所重视。张载青年时向人焦寅学习兵法,“慨然风功名自许”;“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宋史卷四二七本传)。吕大钧“爱讲明井田、兵制,以为治道必由是,悉撰成图籍”(吕范诸儒学案),张载送苏修撰(昞)赴阙诗也说:“井疆、师律三王事,请议成功器业中”(张子全书卷一三)。范育、游师雄、

李复等都习知边事,游师雄曾在与西夏战争中立功,李复则于宋高宗建炎二年在秦州抗金殉难(楼 攻丑集卷五 静斋迂论序)。这和崇尚空谈的二程师徒是迥然不同的。

更重要的是关学学者多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

张载曾企图以天文学证明他的宇宙论。他的天文学知识大约是在晚年逐渐积累提高的。在较早的横渠易说中,张载仍囿于“天圆则须动转,地方则须安静”的传统观念;到了熙宁九年(公元一七六年)辑集的正蒙中,他就提出了较进步的宇宙结构假说:

“地纯阴,凝聚于中;天浮阳,运旋于外,此天地之常体也。恒星不动,纯系乎天,与浮阳运旋而不穷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气中,虽顺天左旋,其所系辰象随之稍迟,则反移徙而右尔。间有缓速不齐者,七政之性殊也。……”

古今谓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论尔,不考日月出没、恒星昏晓之变。愚谓在天而运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为昼夜者,直以地气乘机左旋于中,故使恒星河汉回北为南,日月因天隐见。太虚无体,则无以验其迁动于外也。(正蒙参两篇)这两节文句当系他的弟子在不同时间所记,故其间有一些矛盾之处,但很明显的,它已经超出了天动地静的传统。我们知道,根据纬书,汉代已有“地动”的假说,不过这种假说和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攸多克梭斯的地动说一样,没有得到中古学者的承认。经书中所记汉代地动说的断片,除暗示地球公转的“地有四游”一点外,都已包括在张载的学说之中。

按照张载的假说,地仍是宇宙中心,但它有自转。七曜(日月五星)与天之间有相对的运动,恒星则固定地附丽于“浮阳”之上,所谓“浮阳”(天)和亚理士多德的恒星天球是相似的。春秋纬元命苞说:“天左旋,地右动”,张载则认为天地七曜都是左旋的,但由于转速不同,在地面上看来,恒星表现为左旋的视运动,七曜则或右旋,或顺逆不一。

张载也采取了春秋纬说题辞所说“元气为天，浑沌无形体”，把太空看作没有形体的“太虚”，这就胜于一般浑天说“天表里有水”的假定。张载的宇宙结构假说在北宋时代是进步的。

由于重视自然科学，关学学者常能驳斥荒诞的迷信，从而不自觉地达到了唯物主义的观点。李复可以作为一个比较突出的代表。

李复字履中，长安人，生于宋仁宗皇佑四年（公元一一五二年），卒于高宗建炎二年（公元一一二二年）。他对天文律历有深湛的研究。李复在他的著作中常标举“自然之理”，例如关于月食，他说：

“此不须求异说，日月之行各有度数，所行之道，其由自可推。”（《潼水集卷五论月食》）

对于历法舛误所引起的“灾异”，他说：

“此自然之理也。天行不息，日月运转不已，皆动物也。物动不一，虽行度有大量可约，至于累日为月，累月为岁，盈缩进退，不能不有毫厘之差。始于毫厘，尚未甚见；积之既久，弦望晦朔遂差”（同上答曹钺秀才书之四）

把天看为运动中的“物”，把自然变化的规律看做“理”，这无疑是唯物主义的论点。

李复反对识纬，也反对象数学（张载亦同）。他曾称许汉代唯物主义者桓谭说：

“纬……多言灾祥世数，圣人不敢以此为法，恐失先王之大道也。……桓谭不读识，非不知识，欲其君知道也。”（同上卷三答晋城令张翼书）

他批评刘牧的“形由象生，象由数生”的神秘主义命题，指出这是颠倒的，并针锋相对地提出：

“物生而后有象，象生而后有数。……数出天地之自然也，盖有物则有形，有形则有数也。”（同上卷五答曹钺秀才书之一）

这同时也反对了程颐所主张的“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河